

朝鮮譯官李尚迪與清人張曜孫的
交情與認同追求¹

羅樂然

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

※ 一、引言

近年東亞或全球文化交流史的一些新穎研究，均提出一些新的視角有助重新探討譯者在交流史的意義。如伊斯蘭與基督教世界之間的交涉，學者 Rothman 留意到鄂圖曼帝國與威尼斯之間接觸的通事（dragomans）的角色，發現他們的雙語或多語能力成為了歐洲人當時接觸鄂圖曼知識的媒介，也探討文化的相遇不是自然而生，而是中介者形成的。² 此外，王思翔利用不同的譯官文本重現朝鮮譯官擁有的語言、文化與禮儀等多方面能力，如何形成一種獨特的知識文化，從而為他們創造一些在東亞外交環境上有利的社會及經濟狀態。³ 這些專門對譯官的文本、能力及知識文化的重新研究，可有助擴大研究譯者自身及其文本的可行性。

同時，東亞地區的文化交流史研究，不再只視文化意象為單一研究對象，而是重視文化意象具體的形塑過程。一些學者，如黃俊傑、廖肇亨、石守謙等從儒學、圖像以及文化意象等課題為例，倡導中介者如何在文化接觸的過程中，擴闊以往東亞文化交流的研究價值。正如石守謙留意到中介者長期消失於主流論述：

他們（中介者）之所以常被忽視，基本上可說是某種不得不然的結果，因為他們通常不是研究者在探討意象形塑時所仰

賴文字或圖像資料的作者，甚至於他們自己也沒有留下任何參與到此過程中的資料，故而在資料面來看，等於被迫居於次要的位置。⁴

因此，石守謙認為不應只從資料面來探討東亞文化交流，而是從行動面來重建我們過去對東亞文化交流意象的認知：

雖然如此，東亞文化意象形塑之研究既然賦予「過程」以高度的關注，這些外圍中介者所起的作用，就必須要超越資料面的限制，設法由對其「行動面」的重建來彌補我們對此「過程」思考中的不足。⁵

石氏所指的行動面，就是把意象傳播與形塑過程的具體形式作出梳理，從而便可重新發現中介者如何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不只是傳遞思想，甚至是主導了接收方的理解。

過去中國對外的聯繫已有翻譯史研究者關注，⁶其中，中韓兩地學者均對朝鮮（1392-1910）譯官在中國的角色有所研究，⁷但他們熱忱於將自己放置在貿易活動的過程或是外交問題交涉的角色。⁸近年，中朝文學的交流及討論是東亞學界熱衷的課題，卻甚少有學者考察他們在文化交涉過程裏如何主導文化交涉的內容與結果。因此，本文試圖利用十八至十九世紀東亞世界的文化意象為時代背景，還原譯官原來的中介者角色。一些譯官不再只是

協助政治周旋，⁹ 而是主宰一些東亞文學書寫，其中一位是李尚迪（1803-1865）。

學界不乏李尚迪研究，如鄭後洙、孫衛國、溫兆海、李春姬、趙旻祐等先後採用了各種書信、詩集及近年新發現的文獻探討李尚迪與清人交往的經歷，重現清鮮間文人間的友情，建立知己關係等觀念來描述李尚迪的文學成就。¹⁰ 不過，這些研究較少聚焦李尚迪譯官身份，如何容許他成為故東亞文化意象的中介者，讓清人得以涉獵與傳播朝鮮詩文。因此，本文將會探討李尚迪與張曜孫（1803-1863）的交往為事例，不但證明朝鮮譯官是東亞的文化意象交涉的關鍵中介者，並試圖按着他們自身的身份、社會地位、文化期盼以及個人意願等，有意或無意地引導與形塑當時一些清人對朝鮮的認識，從而獲得對方的肯定與認同。

※ 二、李尚迪與朝鮮譯官

李尚迪生於 1803 年，生父是譯官李廷稷（1781-1816），本貫為牛峰，字惠吉、允進，號藕船，生父把他過繼給長兄醫官李命裕（1763-1841）。自曾祖父李禧仁（1713-？）以來，祖父李邦華（1747-？）及生父均為譯科合格官員。1825 年（道光五年，純祖二十五年）李尚迪譯科一等及格，¹¹ 故他亦世襲譯科身份開始於司譯院內工作，更於 1838 年曾獲委任為院正。¹² 他先後參與十二次燕行使行及賁咨官的工作，又曾於 1861 年擔任清敕使，¹³ 負責協調清使在朝鮮半島的行程。

雖然譯官李尚迪沒有如洪大容等士大夫撰寫燕行錄，但是通過其《恩誦堂集》的詩句大抵可了解他擔任譯官的經歷，除了途經一般燕行所經之地，例如瀋陽、姜女廟、會寧嶺、山海關等，此外也需擔當一些情報收集的工作，李尚迪曾有詩提到：

日邊消息杳難尋，爆竹千門散積陰。燕柳含煙春色淺，唐花如雪客愁深。三盃灑灑傾藍尾，萬里懸懸隔素心。莫遣鷄入催箭漏，今宵一迄值千金。¹⁴

此外，他亦在北京曾與中國人就漢語發音問題與人交流：

一方自有一方音，謾把諧聲辨古今。心折傳翁曉人語，汀芒喚起顧亭林。¹⁵

可見，李尚迪的一般工作與其他譯官無異。¹⁶

多次往返北京的經歷，使李尚迪結交不少清文人好友，故其譯官工作促進了不少朝鮮人與清人之間的文化交流。李尚迪除了他擁有譯官的職務，¹⁷亦有詩人的身份。¹⁸

李尚迪家系有着結集詩社的傳統，鄭後洙指李尚迪的生父李廷稷、從叔李廷柱（1778-1853）曾參與趙秀三（1762-1849）松石園詩社的活動。¹⁹松石園詩社的其中一位常客張混（1759-1828）曾有詩提到與趙秀三約會在松石園酬唱，²⁰而李廷稷也曾與趙秀三在松石園有所交流，並獲趙秀三形容他的詩句有「心清而氣適，膽怒而思雋」的特色。²¹李尚迪本人也曾與趙秀三有詩歌往來，在1829年，李尚迪在〈答趙芝園次權命汝韻〉，向趙秀三慨嘆：

我車生耳歎薪勞，游子何曾仕宦高。一榻燈明憐各夢，重裘霜薄戀同袍。息機未斷文章業，焚筆堪銷意氣豪。日下風流頻計路，指頭千里首空搔。²²

鄭後洙綜合分析中人及李尚迪對詩的創作重視是一種對身份表述的形式，也是渴望社會地位向上的呈現。²³ 詩作中大多重視個人抱負與情感的表述，多於借詩說道。李家煥（1742-1801）在松石園詩社結集的《風謠續篇》序中表示：「天下無無情之人，則無無詩之人，故人皆可以為詩，惟性情枯而詩亡矣。枯性情者，莫甚於富貴，性情枯則雖其才調之高，言語之工未而已，豈復有詩哉？此所以古今稱詩，多出於窮而在下者也。」過往古人有「詩能窮人」的想法，反映在困難時候，詩作最能坦誠自我表述的時候。譯官等中人面對的窮境，從朝鮮社會的情況來看，並非經濟上的困難，²⁴ 而是身份受限制的難處。而李尚迪等中人不斷嘗試與有共同想法的人在一起，用詩歌互相安慰。

可是，李尚迪似乎在朝鮮並不容易尋找到認同自己的人，在其詩集中只有金正喜、申緯（1769-1845）、申命準（1803-1842）、金興根（1796-1870）、趙斗淳（1796-1870）、南秉哲（1817-1863）、權敦仁（1783-1859）、沈熙淳（1819- ?）等而已。²⁵ 相反，在李尚迪仿蔣士銓（1725-1785）的〈懷人詩〉裏，²⁶ 先後三次與清人的結集（1832年〈懷人詩〉、1857年〈續懷人詩〉、1859年〈西笑編〉），共有九十九首的作品對遠方好友的懷念作出各種感情的表述。

李尚迪的文集出版於1847年，命名為《恩誦堂集》，也是一種渴求身份認同的表述。李尚迪指：「承聆 玉音琅然唸誦臣舊作，

繼以文筆之近於中國頗嘉之。榮感惶恐，曷有至極……恩誦堂集，蓋紀恩也已。」²⁷ 李尚迪因獲當時國王朝鮮憲宗〔李煥（1827-1849），1834-1849 在位〕欣賞其詩，故以此命名。李尚迪尋求的不是朝鮮文人的認可，而是選擇了一些清朝文人。翻開《恩誦堂續集》的封面，是由一位清人「大興劉銓富」署名，又有吳昆田作，孔憲彝所書的李尚迪像贊（李尚迪像相信是吳冠英所原畫）：

其氣春溫，其神秋清，詩成千首酒百觥，高山大澤深呻閤，
使車十度來上京，豪長者倒屣爭相迎，伊川巾東坡笠吾呻想
先生。²⁸

這些例子可反映清文人對李尚迪的文彩相當的欣賞，而李尚迪甚至請來一位清朝文人許宗衡為此書作序，在許宗衡的序中道出李尚迪詩集在北京得以出版的原因，同時亦解釋了李尚迪的詩集何以在北京出版：

李君藕船，以賀正旦來京師，遂同止而觴焉，君凡十至京師，
與孔君為舊交，而葉君潤臣、馮君魯川、潘君伯寅，亦先後
各以文譙相酬。接余與李君竹朋吳君稼軒、王君少鶴、張君
良哉，則初見也坐間。君以詩索席，孔君屬余為之。余既慙
弗文，且初識君，又未盡觀君之詩，安敢序。然國家聲教之
訖，友朋應求之，故文字之，感既契於同心，切劇之義，無

間於異域，海天瀕洞恍惚如舊相識，序亦何敢辭。²⁹

由此可見李尚迪詩集在北京出版，可視之為展現自我認同的關鍵手段，成為少數在北京出版文集的朝鮮人，也反映他如何選擇利用擔當中朝文學交流的媒介過程，取得更多清人的認可與支持，從而在中國建立自我認同的意識，擺脫在朝鮮面對的身份與地位的苦困。

※ 三、張曜孫其人與李尚迪的接觸

其中，不得不提的是李尚迪與孫曜孫的接觸。張曜孫，字仲遠，江蘇陽湖人，為常州文人代表。父親為張琦（1764-1833），著有《宛鄰詩文集》等，其伯父為著名的詞學家與經學家張惠言（1761-1802），兩人並稱「毗陵二張」。雖然在文壇上，張氏家族得到一定的認可，但張曜孫家中並非富有，僅以行醫自給。自道光二十三年（1843）中舉，則開始在各地擔任知縣等地方低級官員，曾參與抵抗太平軍的戰役，張曜孫著有《謹言慎好之居詩》、《產孕集》以及未完稿《續紅樓夢》。

張曜孫本人在清人文壇並沒有巨大的代表性，但張曜孫是曼素恩（Susan Mann）加以研究的「張門才女」的家庭成員之一。「張門才女」其中最為人所認識的是他家中的母親湯瑤卿（1761-1831）、³⁰ 大姊張縉英、³¹ 二姊張細英等，她們都為著名的清代女性作家，且曾出版詩集，而三姊張綸英則是著名的書法家。³² 曼素恩曾先後撰寫《綴珍錄》及《張門才女》兩種書籍並分別以不同的研究方法來了解十八至十九世紀期間的清代女性作家，如《綴珍錄》以十八世紀女性作為中心來重新探討婦女生活與清代社會變革的互動；³³ 而《張門才女》以微觀史學為研究方法，觀察居於江南常州的張門才女。曼素恩利用各種零散的史料重整家庭關係、社交網絡以及情感生活，來了解清朝的女性才女或作家

的私人世界、書寫模式以及女性視角中的社會。³⁴ 曼素恩在論述中亦特別提到，這些張門女作家作品得以出版，實際上是張曜孫協助出版。³⁵

李尚迪與張曜孫交往，基於張曜孫的姐夫吳贊為金正喜的好友，而金正喜的學生正是李尚迪，彼此便建立了深厚的互動。於是，張曜孫幫助他們家中的女性成員的作品出版後，轉贈給李尚迪，希望獲得李尚迪的支持。李尚迪題字讚嘆張縉英的文學水平詩境清雅：「伊人澹如菊，詩境雅宜秋。」³⁶ 又指她筆驚四座：

……諸姊競爽善繼述，填筮酬和窮宵晨。憶君邀飲偉卿宅，長姊知是吳夫人。夫人中饋相夫子，珠盤玉敦慣留賓。（夫人為吳偉卿賢配，偉卿與余有雅契。）傳看詩筆驚四座，腕力能扶大雅輪。漢魏之間得嗣響，班左以降視下陳。誰家幼婦工鹽絮，百篇無此醇乎醇……³⁷

李尚迪其後把張縉英的《澹菊軒集》和張綸英的《綠槐書屋圖》帶到朝鮮半島，並交予他的老師金正喜，金正喜亦題詩肯定張縉英和張綸英的成就，分別題句：

廿四品中澹菊如，人功神力兩相於。墨緣海外全收取，讀遍君家姊妹書。³⁸

及

閨藻天然古北碑，更從隸法點波奇。綠槐影裏傳家學，龍虎
雄強屬黛眉。³⁹

因金正喜讚賞張綸英，故李尚迪也撰句：「記否簪花傳墨妙，一時聲價重鷄林。」⁴⁰

過去金正喜從來沒有與張曜孫見面，但卻通過譯官作為傳遞者的角色，使中朝之間的文人彼此互相認識，以及為對方的作品題詞撰句，張曜孫通過李尚迪獲得李尚迪本人與金正喜為他的兩位姊姊的詩集與畫作題詩，使她們獲得當時朝鮮文人的認可。而沒有見過張曜孫的金正喜也知道張曜孫醫術高明。⁴¹ 這些例子不但反映金正喜已為人所讚譽，在北京頗有名聲；而且說明李尚迪作為當中的中介人，使金正喜能被清人持續地關注，甚至希望金正喜作為張曜孫出版家中著作的主要導讀者及認證人。因此，李尚迪作為中介者的角色，值得再作更深入的探討。

張曜孫本人雖然未有像家中女性成員在文壇顯赫，但張曜孫出生於這類詩書世家，其文學角色也不容忽視。張曜孫因長年生活在北京，經常接觸不同背景的各地士人，亦藉着文壇所形成的人際與社交網絡，接觸到朝鮮與其他文人，彼此之間定期有雅會。1836年，李尚迪擔任使團譯官，從朝鮮半島抵北京，當時

的李尚迪受金正喜的人脈關係，有機會拜訪不少文人，如汪喜孫（1786-1848）、⁴² 黃爵滋（1793-1853）、吳贊（1785-1848）等。當次燕行，黃爵滋、汪喜孫、陳慶鏞（1795-1858）和符兆綸（1796-1865）曾邀請李尚迪於西園陶然亭聚會飲酒，並寫下不少唱酬作品。⁴³

其中，吳贊，張縉英的丈夫，即張曜孫的姐夫，邀請李尚迪參與雅敘。當時吳贊所居的蔣園，位於宣南地區，是中朝文人間交往的主要地點。⁴⁴ 李尚迪是這樣形容這場雅敘的：

白頭迭唱酬，好逑樂鐘鼓。竹裡芰荷香，留客共暄暑。欲將
鷄絮哭，池館已易主。⁴⁵

李尚迪所指的是昔日吳贊當時提供了讓客人留下來彼此可以唱酬的地方。而吳贊與李尚迪因金正喜關係，彼此之間曾有交情，而金正喜也曾認識張曜孫父親張琦，故張曜孫可以在吳贊家認識李尚迪。是日，兩人未有深刻的交流，故張曜孫希望他日能與他再見面。

※ 四、張曜孫與李尚迪的跨海暢談

幸而在當年夏天，李尚迪再次來華，這次兩人有機會暢談。⁴⁶張曜孫也自言：

道光丁酉孟春與藕船仁兄相識，匆匆握別未暢所懷。越六月，復以使事來都，晤於客館。⁴⁷

而張曜孫對於兩人交往的感情，在他贈李尚迪的詩第一句裏提到：

清飆從東來，肅肅戾嘉賓，披襟一相對，快慰逾宿昔。⁴⁸

從詩中所見，張曜孫與李尚迪都有希望彼此交往的期盼。及後，張曜孫請求李尚迪唱和的詩句也說：

傳聞海客達京師，尊酒名園說昔期。日下冠裳新雨集，江南風雪故人思。停雲尚隔三千里，望遠空勞十二時。此後論文奩何所，萬篇細讀謫仙詩。

張曜孫不但在詩裏把李尚迪推舉為才情高超的謫仙，也在寄給李尚迪的書信中強調：「得一知己，可以無憾。君以相許，仆何敢辭？」⁴⁹表面看來，只是跨境友人之間「情」的表述。但是，如

將張曜孫的家庭與社會背景，再對比李尚迪的社會地位就可以發現兩人之間當中的書寫背後的關係。

這次會面張曜孫邀請了善畫者繪畫了雅會圖——《海客琴樽圖》，⁵⁰並邀請了梅曾亮（1786-1856）撰文記圖創作的經過：

海客者，朝鮮使臣李藕船名尚迪者也。張子仲遠，先嘗過於京師，道光二十五年李君再以貢使來，復相遇觴之於吳氏之蔣園，客十八人，皆會談讌極日罷。以海國異域之人離別之久得聚，而以一樽相樂不可謂非快事矣……我國家混同華夷於朝鮮，使雖定其去來之期，而除譏禁便出入得造請賢士大夫，稽考文獻，辨析道藝，士大夫亦以其地僻遠來者多賢且材也，皆歡然相接，無主客重輕之嫌，故其人皆榮於來而惘然於其去……⁵¹

梅氏以中國文人的視角指清人因朝鮮使節遠道而來，不分主客地接待他們，而李尚迪為其中一位。梅氏認為像李尚迪一般的朝鮮使節參與這些雅敘大多「皆榮於來惘然於其去」而獲得重視。特別是李尚迪作為譯官在朝鮮得不到重視，卻獲十八位中國文人共敘見面，甚至紀念他的到來而繪畫了《海客琴樽圖》。李尚迪受到的重視，從孫曜孫自題的《海客琴樽圖》的自述和表達認識到李尚迪的感受說起：

黃金台空馬骨死，此地胡為著張子。十年作賦思問天，不信天門竟萬里。一車碾破長安塵，揮灑不惜丹壺春。士安多病輯靈素，扁鵲鬻技游齊秦。朝出都門暮九陌，溽暑嚴寒苦相逼。滿目瘡痍望救心，微權斟酌回天力。儒冠儒術誠無用，倒屣公卿絕矜寵。鹵莽時名得失休，消磨心力年華送。鶯花尺五東風天，玉驄金勒多少年。主人憐我苦抑鬱（謂吳比部偉卿留客納涼之館），手辟三徑供流連。一笑紛紛皆熱客，歌笑無端激金石。野性難辭軫蓋喧，同心零落岑苔跡。⁵²

張曜孫開首已闡述自己雖然有政治抱負，但卻沒有官員支持，而不受重用的遺憾，故只能行醫為生，也得不到同行者的認同。然而，吳贊邀請張曜孫到來雅敘，李尚迪的出現改變了張曜孫的心態，他從李尚迪身上感受到知己的感覺：

忽然海客天外來，握手便覺忘形骸；飄流人海渺一葉，眼底直已無群材。招要裙屐蓬門開，勝賞那復辭深杯；高吟一篇琴一曲，天風海水浮蓬萊。歡宴方闌促征役，客歸我亦還江國；倦侶棲遲白下游，神交浩蕩滄溟隔。吳君知我憶舊遊，寫出新圖增感激；事業中年剩友朋，遭逢一例傷今夕。青山青青白日白，良會浮生幾回得；但結清歡便不孤，苦求知己終何益。披圖我正感索居，驛使忽送雙魚書；謫仙文彩秀東國（時適得朝鮮李藕船書，索作分書並刻印石），愛我翰墨如明珠。鯨波千丈招靈桴，銀台瓊館神仙都；揮弦獨賞伯牙

曲，痛飲好臥長房壺。相攜世外足千古，局促塵壤胡為乎？嗚呼，局促塵壤胡為乎，古來騏驎騷耳多鹽車（道光十九年三月張曜孫自題于白門節署，右拙詩呈政並乞題賜征詠）。⁵³

孫衛國指這首詩「清楚地交代了《海客琴尊圖》的來歷……深深地表達了結交李尚迪時的，他內心之激動」，他以此說明張與李之間的友誼乃夫馬進提出洪大容與嚴誠之東亞「情」的延續。⁵⁴而溫兆海則指張曜孫本人考取科舉名落孫山的悲憤心情以及李尚迪讚許過張曜孫的文才，使張曜孫對李尚迪的到來有如此豐富的感情。⁵⁵然而，值得聚焦的不是個人情感表述，而是兩人之間彼此的身份與遭遇的相似性，才使二人產生如此的知己情感。在張曜孫贈送《海客琴尊圖》後，並請李尚迪先後為《比屋聯吟圖》和《海客琴尊圖》題詩，李尚迪當然亦欣然接受。對張曜孫來說，他家中的女性成員與丈夫的聯吟以及與李尚迪的雅會，是他的文藝生活中最值得展現的作品。而李尚迪當然覺得自己非常幸運，寫下詩句：

有酒如澆琴一曲，竹深荷淨無三伏。醉來握手貴知音，後會寧歎難再卜。青衫何時滯春明，書劍飄零誤半生。痛飲離騷為君讀，大海茫茫移我情。⁵⁶

李尚迪一句「醉來握手貴知音，後會寧歎難再卜」感嘆因地緣問

題，兩人估計難以有再見面的機會，而後面的一句「青衫何時滯春明，書劍飄零誤半生。」更明確指自己因讀書，在外做官浪費了半生時間。李尚迪背後當然說明的是同情張曜孫與自己因功名方面浪費了時間，卻得不到人所肯定之感嘆。張曜孫所面對的現實悲哀，以及知音難覓，無法在清朝社會找尋到認同。反而張曜孫在李尚迪這裏獲得了安慰與滿足，只要再將李尚迪的背景與身份並排來看，就可了解張曜孫何以與李尚迪呈現這樣的情感，而李尚迪亦對他的想法有深刻的回應。李尚迪作為譯官，即使文采頗受清人文壇歡迎，但畢竟他只是中人階層，卻未能因各種貢獻，獲提拔為士大夫，而當時士大夫階層亦未有對他的詩作高度欣賞與評價，這是受制於朝鮮社會階級制度下的譯官命運。所以，李尚迪曾寫詩道：

記曾身慕御爐烟，捐棄空箱值幾錢。但向酒家償宿債，一蓑歸老白鷗邊。⁵⁷

慨嘆自身地位卑微，可見在李尚迪因身份的限制，導致自身沒法獲得更好的待遇有所失望。

因此，當面對同樣情景的張曜孫，才可放心與李尚迪大談此問題，而李尚迪亦有所感同身受。由此可見中人譯官的身份使這些失落於科舉的清文人，能夠對對象作出抒發，而往往有所回應。不少與李尚迪等譯官有深交的文人，實際上大多也是在仕途上並非一

帆風順，故此譯官被這些清代文人所關注，並嘗試有更多的交往、酬唱，並留下各種書寫。其中，關鍵的因素是譯官能夠感受到他們的失落、慨嘆與迷茫，他們有着共同命運的想像，故彼此之間感情變得特殊，也成為後人所讚頌的因由。而兩者之間的感情由此而產生。

1845年，即《海客琴樽圖》繪製後數年，李尚迪再次赴華，這次李尚迪帶着金正喜的《歲寒圖》來華，希望清人能了解李尚迪與金正喜之間的關係及金正喜在朝鮮面對的困難。⁵⁸ 吳贊與張曜孫邀請了一大批文人到來參與雅敘。在張曜孫和韻李尚迪詩句時曾提到：「藕船仁兄奉使來朝邀飲，吳偉卿比部寓園，京師士夫會者十七人，飲次出示金秋史先生所繪《歲寒圖》，屬題賦此奉贈。」⁵⁹

張曜孫是次雅會除了參與在《歲寒圖》的題句續寫外，也請了吳冠英創作《海客琴樽第二圖》，⁶⁰ 也為李尚迪繪畫寫真。⁶¹ 不只是張曜孫的熱情，李尚迪的好友如儀克中（1796-1837）和王鴻（1807-1876）等也繪畫了《苔岑雅契圖》、《春明六客圖》等。李尚迪一方面向張曜孫表知己情義，兩人之間相互有期許：「硯背曾供坡老像（中遠前贈硯，刻像於背），扇頭今見放翁真。與君同訂三生約，海內襟期海外身。」⁶² 另一方面，李尚迪也贈詩給王鴻表示：「廿載春明幾賞音，琴心酒趣補苔岑。停雲萬里神遊遍，越水吳山又孔林。」⁶³ 譯官職責限制未能遊遍大江南

北，但是其好友通過繪畫畫作贈送，使他可以能夠得到知己的關心，又可感受中國山水的美景。這種待遇使李尚迪感受到清人的認可。

故李尚迪題詩時，也刻意表示相隔多年重聚的感動：

十載重揩眼，西山一桁青。題襟追漢上，修楔續蘭亭。顏髮俱無恙，莊諧輒忘形。今來團一席，昔別隔層溟。⁶⁴

詩句尾段值得一提的是，李尚迪感受到清人對他的認可及關心，向張曜孫說通過詩畫的憑藉，他感覺不到彼此間距離感：

……海內留圖畫，天涯託性靈。百年幾相見，萬里即門庭。⁶⁵

張曜孫給予李尚迪的不只是文學上的讚賞，而是其身份的同情，而李尚迪藉張曜孫送給他的詩、書、畫等成為了獲得認可的憑藉。

1860年的中秋後兩天，李尚迪收到張曜孫從湖北寄來的信。當時，太平天國之亂導致張曜孫與李尚迪中斷通訊多年，故李尚迪收到後非常高興，立刻撰作律詩三首略述張曜孫的行軍經歷，其中提到張曜孫為李尚迪而作的《海客琴樽圖》安然無恙，他亦表示「好在琴樽經百劫，還從戎馬惜分陰。」⁶⁶後來他亦藉此機會描述他當時的近況：

門掩滄溟寂莫濱，都將榮辱付前塵。老傷風樹休官久，夙慕
林泉卜宅新。卷裏同心千古友，花間長醉四時春。餘生幸得
閒無事，鄧禹何妨笑殺人。⁶⁷

昔日李尚迪介意自己不受重用而有所遺憾，通過張曜孫獲得了認同。而隨着年紀愈大，他已經對這些榮譽追求已放開。反過來，他通過為撰作張曜孫的詩句時，表示有張曜孫等千古難忘好友，讓他多年間享受着愉快的交流，使已不再有昔日「鄧禹笑人」這種心有不平的感受，反而幸得自己閒無大事。也許是張曜孫經歷戰禍使他有這種感受，也是反映着李尚迪不再追求身份上獲得認同，而是滿足於清文人對他的肯定與欣賞。譯官作為中介者，他們不只是協助士大夫傳遞文集，成為兩地文人的有引導性的中介者。他們通過擔當這種文人網絡媒介關係，使他們取得與清文人與士大夫交往，最終令他們尋獲在朝鮮找不到的知識，認同自己的憑藉。

從上述的例子可見，清人眼中的譯官與過去朝鮮文獻之中關心的譯官有所不同，他們沒有受制於朝鮮社會的身份，而願意與譯官作深刻交流。與此同時，這些與譯官交流的文人，當中不少其實都是在朝廷或社會得不到認同，或有着深深不憤或遺憾，但像李尚迪般的譯官，卻請他們寫序，或題詩，⁶⁸使他們雙方引起更強烈的共鳴，這種共鳴使兩地的人能有更深刻交流，而這些清人便可藉着譯官，而了解到當時朝鮮社會，體會到譯官的困境以及譯官書寫與創作下的朝鮮文壇與社會風氣。

※ 五、小結

李尚迪曾為王鴻的詩集撰序：

噫中朝士大夫，與我東人投贈翰墨，不以外交視者，自唐至元明，若杜工部之於王思禮、高駢之於崔致遠、姚燧之於李齊賢、李侍中之於李崇仁，皆能延譽無窮。近代則紀曉嵐敍耳溪之集，陳仲魚刊貞蕤之稿，風義之盛，由來尚矣。未聞有求其詩文之序於東人，而且以子梅平日師友之眾，三都一序，何患無皇甫謐其人也。⁶⁹

李尚迪嘗試陳述其受清人的重視程度遠高於以往朝鮮士大夫在中國受到的待遇，因大部分朝鮮半島名士可能只有詩歌交往的經歷或獲中國文人賜序。然而，李尚迪不只是一次獲得中國文人邀請，為其文集寫序，甚至是一本「當世賢豪」都有酬唱的詩集。李尚迪在序中珍惜王鴻等文人對他的重視，而李尚迪藉清人求序於東人一事，將之視為清人對其成就與文藝的肯定，也認為自己已超越一般士大夫。

張伯偉提出了東亞世界中的書籍環流觀念，討論書籍如何通過閱讀跨國之間不斷被流傳，並作出迴響，影響或改寫了原來作品的流播。本文研究發現，朝鮮譯官的文學活動，是一種多向與不斷

互動的閱讀環流例子。張伯偉所指的閱讀環流，是受閱讀史研究的影響，認為書籍本來是思想傳播的載體，不是單向的，而是多向流動的。⁷⁰ 本文所採用的例子，不只是看到書籍如何在東亞世界流動的增添或減損的問題，而是進一步看到環流的現象，如何受制於某獨特群體或人物的個人意識與考量影響，選擇與取捨流動的書籍與資訊。李尚迪為讓張曜孫了解他們眼中的朝鮮社會以及他們的經歷，在流動的過程刻意選擇傾向於把有着共同意識的作品帶到中國去，並借中國文人的評價，來肯定自己的價值與文化水平。他們樂於用自己的作品，或是他們熟悉的作品持續與中國文人進行更多的互動。

本文試圖還原朝鮮譯官在文藝交流的形象與角色，發現譯官等本為次要，不視為研究主體的中介者，在實際的歷史場景中，會因應自身的文化認同，或以促進或引導着文化意象的形塑。而李尚迪正是擔當此類中介者角色，嘗試通過書籍的環流過程，讓清人可以聆聽譯官們的聲音，獲得才能與價值的肯定，而繼續維繫着十九世紀以來的各種中朝之間的藝文交流，擴闊我們單純對原來文本的認知。

注釋

- 1 本文的研究過程獲得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局研究資助局研究配對補助金計劃撥款資助，香港都會大學研究計劃編號：R7048 [2023/3001]，特此鳴謝。
- 2 E. Natalie Rothman, *Brokering Empire: Trans-Imperial Subjects between Venice and Istanbul*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18.
- 3 Sixiang Wang, "Chosŏn's Office of Interpreters: The Apt Response and the Knowledge Culture of Diplomacy,"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1.1(2020): 9, pp. 1-15.
- 4 石守謙：〈中介者與東亞文化意象之形塑〉，載石守謙、廖肇亨編：《轉接與跨界——東亞文化意象之傳佈》（臺北：允晨文化，2015），頁 2。
- 5 石守謙：〈中介者與東亞文化意象之形塑〉，頁 2。
- 6 如龍惠珠曾先後出版專著及專題論文，探討中國早期的譯官活動，特別是關於唐朝時譯官的政治與外交的問題。詳參 Rachel Lung, *Interpreters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2011)；又如王宏志曾撰寫多篇文章，關於中英早期交涉時，因翻譯而產生的貿易、外交問題，其中可參考王宏志：《翻譯與近代中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
- 7 羅樂然：〈燕行使團擔任文化媒介的朝鮮譯官——以金慶門為研究中心〉，《漢學研究》，第 33 卷第 3 期（2015 年 9 月），頁 345-378；另外白玉敬亦曾撰文提及燕行使在收集情報的過程中，譯官有一定的角色，參考白玉敬，〈18 세기 연행사의 정보 수집 활동〉（18 世紀燕行使的情報收集活動），《명청사연구》（明清史研究），第 38 期（2012 年 10 月），頁 201-229。
- 8 李哲成：《朝鮮後期對清貿易史研究》〔서울（首爾）：國學資料院，2000〕，頁 44-60；並參李哲成：〈18 세기 후반 조선의 對淸貿易 實態와 私商層의 성장〉（18 世紀後期朝鮮的對清貿易實況與私商層的成長），《한국사연구》（韓國史研究），第 94 輯（1996 年 9 月），頁 113-150；白玉敬：〈朝鮮後期 譯官의 政治的動向研究——明·淸交替期를 중심으로〉（朝鮮後期譯官的政治動向研究——明·淸交替期為研究中心），《國史館論叢》，第 72 輯（1996 年 12 月），頁 127-149。
- 9 像金指南在朝鮮譯官研究與譯學史最常提及的一員，他曾與兒子金慶門在穆克登交界時發揮了必要的政治周旋角色，協助朝鮮取得他們期盼的結果。詳參이상태（李尚泰）：〈백두산정계비 설치와 김지남의 역할〉（白頭山定界碑的設置與金指南的角色），《역사와 실학》（歷史與實學），第 33 輯（2007 年 9 月），頁 75-119；
- 10 鄭後洙：《朝鮮後期中人文學研究》〔서울（首爾）：깊은 샘（深泉出版社），1990〕；溫兆海：《朝鮮詩人李尚迪與晚淸文人交流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李春姬：《19 世紀韓·中文學交流——李尚迪를 중심으로》〔서울（首爾）：세문사（思文社），2009 年〕；孫衛國：〈道咸間朝鮮通譯李尚迪與張曜

孫家族之交往》，載孫衛國：《從「尊明」到「奉清」：朝鮮王朝對清意識之嬗變，1627-191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9），頁 417-458；另近年也有專家以李尚迪為研究對象，強調中朝之間的雙向交流，可參考趙旻祐：《中介者：十九世紀朝鮮譯官李尚迪之世界圖像》（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8）。趙旻祐的博士論文難得重視譯官的工作與朝鮮社會階級的問題如何影響譯官的文化活動，主要處理《恩誦堂集》出版、張曜孫家族的互動及《紅樓夢》的朝鮮翻譯問題，呈現一種中朝之間的雙向。不過，本文則聚焦於譯官的中介身份如何使他們在中國得以詮釋與引介朝鮮的詩文，並藉此得到中國文人的認同來回應其身份困境。

- 11 司譯院編：《譯科榜目》〔首爾（서울）：首爾（서울）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藏，古 4650-4〕，卷 2，道光乙酉式年條，頁 26b。
- 12 他的〈院印記〉講述他於道光戊戌十八年（1838）獲任命為院正後，回顧自南漢園城時官員力保此印後，如何易主無數，最終由他掌控此印的故事。詳參李尚迪：《恩誦堂集》，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서울（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1〕，第 312 輯，文卷 1，〈院印記〉，18a-b。
- 13 李王職實錄編纂會：《敕使日記》（韓國學中央研究院藏書閣藏，MF35-1510-2），第 15 冊，咸豐十一年辛酉 12 月 12 日，頁 36b。
- 14 李尚迪：《恩誦堂集》，詩卷 5，〈燕館除夕 正使邀諸賓小酌 次杜共賦〉，頁 5b。
- 15 李尚迪：《恩誦堂集》，續詩卷 10，〈燕館與人論華語〉，頁 10b。
- 16 為進一步呈現譯官的價值，李尚迪曾於 1842 年整理《通文館志》，並獲收入朝廷存刊。《承政院日記》載：「通文館志未成續編，今至二十三年之久，事實遺忘，文蹟散佚。堂上譯官李尚迪，自願刊板，今已印出……今此通文館志添刊一本，已為入送內閣。」後又於 1857 年完成了《燕行事例》，該書現藏於法蘭西學院。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將該材料翻印後，已放置在其網站上公開。兩種材料的出版均反映李尚迪刻意希望利用譯官文本的印刷，從而獲得朝廷對譯官身份的認同，並藉此留下譯官的一些話語。國史編纂委員會：《承政院日記》（서울：探求堂，1968），第 119 冊，顯宗 8 年 6 月壬辰，頁 40a；並參王振忠：〈從《燕行事例》看 19 世紀東北亞的貿易〉，《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 年第 6 期（2020 年 11 月），頁 153-169。文中，王振忠認為學界未曾利用該材料這個說法有所武斷。事實上，王思翔在 2015 年獲哥倫比亞大學通過的博士論文，便曾引用該材料。
- 17 《同文彙考》有記載他的一些譯官手本，讓朝鮮朝廷通過其呈交手本，掌握一些中國當時的情況。如 1848 年（道光二十八年，朝鮮憲宗十四年），他曾報告鴉片在中國的流播是「無市不售，無人不吃」的情況。詳參〈戊申冬至兼謝恩行首譯李尚迪聞見事件〉，《同文彙考》，〈補編續，使臣別單 2〉，頁 60b。另外，李尚迪是有份參與《同文彙考》的編訂，申緯在文集曾提到：「薄船以同文彙考告竣，特命進

通政階。」詳參申緯：《警修堂全藁》，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서울（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1），第291輯，第28冊，〈覆瓿集七·送藕船入燕〉，頁614下。

- 18 過往鄭後洙、溫兆海、李春姬等中韓文學研究者深入的探討，早已讓讀者了解李尚迪的詩文值得注意的部分，故本文並不會對其詩學觀、詩文意象的詮釋及詩的風格等作詳細說明。相反，本文將探討李尚迪作為文化交流中介者的關鍵背景在上述的經歷陳述中得以呈現出來，針對李尚迪的譯官身份的特殊性及其詩文書寫的意象與取態，如何把他的自我認同投射在這些文藝活動之中。
- 19 鄭後洙：《朝鮮後期中人文學研究》，頁57。
- 20 松石園詩社是十八世紀末一個著名以中人為核心結集的詩社，松石園的主人是千壽慶，而張混、林得明等中人名人，是詩社主要的參與者。
- 21 趙秀三：《秋齋集》，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서울（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1〕，第271輯，卷8，〈李伯相廷稷天籟詩序〉，頁2b-3a。
- 22 李尚迪：《恩誦堂集》，詩卷1，〈答趙芝園次權命汝韻〉，頁5a。
- 23 鄭後洙：《朝鮮後期中人文學研究》，頁124-128。
- 24 鄭後洙通過李尚迪與友人的書信集《海隣尺素》，發現書信有《恩誦堂集》完整的出版印刷過程，而當中李尚迪並沒有向友人提及經濟資助的要求，故相信整套《恩誦堂集》均是由他本人自費出版，可想而知李尚迪的經濟能力不容忽視。詳參鄭後洙：〈『恩誦堂集』 출판 경위：『海隣尺素』記事를 중심으로〉（《恩誦堂集》出版的脈絡：以《海隣尺素》為研究中心），《東洋古典研究》，第25輯（2006年12月），頁293-312。
- 25 鄭後洙：《朝鮮後期中人文學研究》，頁125。
- 26 「予倣蔣藏園作懷人詩若干篇。」李尚迪：《恩誦堂集》，詩卷3，〈懷人詩〉，頁4a。
- 27 李尚迪：《恩誦堂集》，〈自識〉，沒有頁碼。
- 28 李尚迪：《恩誦堂集》，〈藕船先生像〉，沒有頁碼。
- 29 許宗衡：〈序〉，李尚迪：《恩誦堂續集》，頁1a。
- 30 Susan Mann, *The Talented Women of the Zhang Family*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p. 9-61.
- 31 她是著名的晚清女詩詞家，特別能反映晚清的社會環境與文學思潮。關於張縉英的文學成就，詳參林佳蓉：《常州才女張縉英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3）。

- 32 曼素恩 (Susan Mann) 著, 陳志明譯: 〈張綸英〉, 載劉詠聰編: 《中國婦女傳記辭典: 清代卷》(悉尼: 悉尼大學出版社, 2010), 頁 220-221。
-
- 33 Susan Mann, *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01-226.
-
- 34 Susan Mann, *The Talented Women of the Zhang Family*, pp. 62-129.
-
- 35 《澹鞠軒詩初稿》原由張曜孫出版, 惜於太平天國之亂後, 其版完全被燒毀。李尚迪從其書信往來之中, 亦得知此事: 「粵西烽焰延三房, 傷心梨棗委灰塵。」李尚迪: 《恩誦堂集》, 續卷 9, 〈仲遠重刻伯姊孟緹夫人《澹榮軒詩集》屬題一言〉, 頁 3b-4a; 並參林佳蓉: 《常州才女張縉英研究》, 頁 53-54。從此例可見, 張曜孫是讓其家中的女性成員的詩作得以出版的關鍵, 而這一點在朝鮮文人, 特別是李尚迪的書寫之中可以證明。另外 Susan Mann, *The Talented Women of the Zhang Family*, pp. 121-122。
-
- 36 李尚迪: 《恩誦堂集》, 詩卷 8, 〈題張中遠伯姊孟緹夫人澹鞠軒詩舍圖卷〉, 頁 2a。
-
- 37 此段是張曜孫重印張李尚迪: 《恩誦堂集》, 續卷 9, 〈題張中遠伯姊孟緹夫人澹鞠軒詩舍圖卷〉, 頁 3b-4a。
-
- 38 金正喜: 《阮堂全集》, 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 《韓國文集叢刊》〔서울 (首爾): 民族文化推進會, 2001〕, 第 301 輯, 卷 10, 〈題澹菊軒詩後〉, 頁 9a。
-
- 39 金正喜: 《阮堂全集》, 卷 10, 〈題張曜孫四姊綠槐書屋圖〉, 頁 9a。
-
- 40 李尚迪: 《恩誦堂集》, 詩卷 8, 〈題中遠三姊綠槐書屋肄書圖〉, 頁 2a-b。
-
- 41 「張仲遠世守黃法。仲遠父子, 醫理極精, 第以燥土降逆煖水蟄火之法為問, 得其藥方, 並叩現證, 要一良劑似好, 伏未知如何。燥土降逆之法, 恐有相合處矣。卸却重擔, 夫理閒裝, 消搖林泉, 寔為勝服清涼幾劑, 然未敢知果能諧此否。」金正喜: 《阮堂全集》, 卷 3, 〈書牘・與權彝齋〉, 頁 11a。
-
- 42 據《東鄰尺牘》中, 汪喜孫寄給李尚迪的書函中曾提到: 「前山泉 (注: 金命喜) 書來索海內治齊魯韓三家詩, 及公羊春秋之學者。今後張仲遠處, 覓得魏默復 (注: 深, 即魏源) 《詩古微》及《劉申甫集》。申甫治公羊者也, 容即面致, 乞歸里轉交山泉, 並乞寄語秋史侍郎。」從此處可以看到李尚迪與汪喜孫之間的交流, 其中大前題與金命喜拜託汪喜孫幫忙, 而汪喜孫則通過張曜孫聯繫之下, 而獲得了金命喜希望得到的書籍。這裏反映關於此, 詳參醉香山樓編: 《海鄰尺牘》, 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收藏手抄本, 汪甘泉喜孫條, 頁 2a。
-
- 43 李尚迪: 《恩誦堂集》, 卷 5, 〈黃侍郎樹齋爵滋、汪農部孟慈、陳侍御頌南慶鏞、符孝廉雪樵兆綸。邀飲陶然亭〉, 頁 8b-9a。
-

- 44 如文人朴永元（1791-1854），曾撰詩題他曾參與蔣圖的錢春活動。關於此詳參朴永元：《梧墅集》，收入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서울（首爾）：民族文化促進會，2003〕，冊 302，卷 3，〈蔣園錢春後 和大始台見示韻〉，頁 17a-b。

- 45 李尚迪：《恩誦堂文集》，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冊 2707，續卷 4，〈偉卿吳比部〉，頁 11b。

- 46 李尚迪在為張仲遠題〈比屋聯吟圖〉和〈海客琴樽圖〉時，李尚迪提到：「丁酉夏，君與余讌集于偉卿留客納涼之館。」丁酉夏，即 1837 年的夏天，即上指的「六月」。詳參李尚迪：《恩誦堂集》，卷 7，〈張仲遠曜孫囑題比屋聯吟、海客琴樽二圖〉，頁 1a-b。

- 47 張曜孫：〈喜晤李藕船即贈〉，載夢華齋抄：《海鄰書屋收藏中州詩》〔서울（首爾）：國立大學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藏，古 3441-40〕，頁 5b。

- 48 張曜孫：〈喜晤李藕船即贈〉，載夢華齋抄：《海鄰書屋收藏中州詩》，頁 5b；並參張曜孫：《謹言慎好之居詩》〔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所藏清光緒 30 年（1904 年）刻本〕，卷 2，頁 1a。

- 49 醉香山樓編：《海鄰尺牘》（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收藏手抄本），張曜孫書信條。

- 50 一些文獻記為「尊」，內容應為樽。如是該文章標題採用「尊」則保留原文寫法，如用以討論圖作的問題，則會以「樽」標示。

- 51 梅曾亮：《柏硯山房文集》（慶應義塾圖書館咸豐六年刊本），卷 11，〈海客琴尊圖記（丙午）〉，頁 9b-10a。

- 52 張曜孫：《喜晤李藕船即贈》，載夢華齋抄：《海鄰書屋收藏中州詩》，頁 7b-8a。

- 53 張曜孫：《喜晤李藕船即贈》，載夢華齋抄：《海鄰書屋收藏中州詩》，頁 8a-8b。

- 54 孫衛國：〈清道咸時期中朝學人之友誼——以張曜孫與李尚迪之交往為中心〉，《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 年第 5 期（2014 年 9 月），頁 100。

- 55 溫兆海：《朝鮮詩人李尚迪與晚清文人交流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頁 121。

- 56 李尚迪：《恩誦堂集》，詩卷 7，〈張仲遠 曜孫 囑題比屋聯吟海客琴樽二圖〉，頁 1b-2a。

- 57 李尚迪：《恩誦堂集》，續詩卷 2，〈典朝衣〉，頁 10a。

- 58 詳參羅樂然：〈朝鮮漢語譯官與中朝文化交流網絡的構築：以李尚迪與阮堂《歲寒圖》的關係為研究中心〉，《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70 期（2020 年 1 月），頁 121-149。

- 59 張曜孫：〈次大作瀋陽送中詩原韻錄請 郢正〉，載夢華齋抄：《海鄰書屋收藏中州詩》，頁 7a。
-
- 60 李尚迪：《恩誦堂集》，續詩卷 1，〈潘玉淦太常，招同吳偉卿比部、曹良甫給諫、吳清如中翰、翁祖庚編修、周學源上舍、王蓉洲比部、邊袖石編修、蔣心薌孝廉、吳冠英上舍，讌集松筠庵，共賦次偉卿韻〉，頁 1a-b。
-
- 61 李尚迪：《恩誦堂集》，詩卷 9，〈乙巳春 張中遠屬吳冠英為我寫照見貽 追題二載，謝中遠兼寄子梅〉，頁 4a-b。1859 年，李尚迪重遇吳冠英，吳氏再繪畫《扶桑濯足圖》給李尚迪。李尚迪寫詩提到：「寫照君今顧虎頭，天涯一別十經秋；重描老醜留佳話，濯足扶桑萬里流。（君曾為余傳神，今又作扶桑濯足圖。）」詳參李尚迪：《恩誦堂集》，續詩卷 6，〈吳冠英招飲松筠庵 示戴醇士侍郎照 西冷雪爪畫冊索題〉，頁 2a-b。
-
- 62 李尚迪：《恩誦堂集》，詩卷 9，〈乙巳春 張中遠屬吳冠英為我寫照見貽 追題二載，謝中遠兼寄子梅〉，頁 4b。
-
- 63 李尚迪：《恩誦堂集》，詩卷 9，〈乙巳春 張中遠屬吳冠英為我寫照見貽 追題二載，謝中遠兼寄子梅〉，頁 4b。
-
- 64 李尚迪：《恩誦堂集》，詩卷 9，〈追題海客琴尊第二圖二十韻〉，頁 3b。
-
- 65 李尚迪：《恩誦堂集》，詩卷 9，〈追題海客琴尊第二圖二十韻〉，頁 4a。
-
- 66 李尚迪：《恩誦堂集》，續詩卷 7，〈中秋望後二日，得張仲遠觀察客冬至月自湖北督糧使署寄書，乃十餘年寇亂以來初有之信也，喜而有作，釀成四律。右三首略綴仲遠兵間經歷之狀，末一首即自述近況爾〉，頁 10b-11a。
-
- 67 李尚迪：《恩誦堂集》，續詩卷 7，〈中秋望後二日，得張仲遠觀察客冬至月自湖北督糧使署寄書，乃十餘年寇亂以來初有之信也，喜而有作，釀成四律。右三首略綴仲遠兵間經歷之狀，末一首即自述近況爾〉，頁 11b。
-
- 68 蘇州三傑之一潘世璠（1765-1829）的兒子潘遵祁（1808-1892）和潘希甫（1828-1893）曾向李尚迪求字：「前託仲遠求題次冊，並條翻一枋求書，想俱揮就。乞付讀茲，帶呈先大父畫蘭一聯，又別集一本、先嚴遺書一種（拙面）一握希鑒留之，另扇二枋，懇即賜揮行草數行，俄錄近作，尤妙此上藕船尊兄吟席。」醉香山樓編：《海鄰尺牘》，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收藏手抄本，潘遵祁潘希甫條，頁 23b。
-
- 69 李尚迪：《恩誦堂集》，續文卷 2，〈子梅詩草敘〉，頁 20b。
-
- 70 張伯偉：〈書籍環流與東亞詩學——以《清脾錄》為例〉，《中國社會科學》，2014 年第 2 期，頁 164-184。
-